

XUELEI DE HUIYI

血泪的 回忆

● 老一辈与当代少年谈“九一八”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血泪的回忆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1年·沈阳

血泪的回忆

Xuelei de huiyi

——老一辈与当代少年谈“九一八”

鲁 野 关家鹤 主编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责任编辑：王 实 美术编辑：齐林家

封面设计：耿志远 责任校对：肖 江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60×1188毫米1/32·印张8·字数180,000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00

ISBN 7-5315-1180-0/I·164 定价：3.50 元

我是中国人（代序）

林 声

去年春天，我和几位朋友计划编写一套“九一八”事变丛书的时候，曾经想过，在“九一八”事变60周年之际，最好也能为孩子们编一本书，让孩子们了解我们祖国的这段血泪的历史。这个想法顺口和几位朋友谈过，没想到今年三月鲁野同志携来一大封简书稿，找上门来让我作序，并说，他和关家鹤同志为孩子们合编的这本书是由我去年说的那句话引起的。我很高兴，我们能在这些民族大事上想到一起，想到孩子，想到未来。

深夜，当我放下正在最后定稿的《‘九一八’事变图志》，翻阅这部书稿的时候，我被这字里行间站出来的目击者和受害者的血泪斑斑的控诉所感动，我的眼睛不觉湿润了。50多年前沉痛的往事随着一页一页的书稿一幕一幕地展现出来。

我是“九一八”事变那年出生的。当我记事的时候，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已踏上胶东大地。我的家乡蓬莱县已是敌我拉锯的游击区。我们村的村政权是两面政权，明的应付日本鬼子，暗里是八路军的天下。小学课本也是两套。二鬼子来了，老师讲汪精卫的书；走了，上八路军的课。记得我的八路老师姓聂，是一位热血沸腾的青年。他教我们唱抗日歌曲，“高粱叶子青又青”，“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他给我们讲抗日战

争的英雄故事，讲到烈士牺牲的壮烈场面，我们师生全都失声痛哭。

聂老师给我们上的第一堂课是“人，我是中国人！”第二堂课是“打倒日本鬼子！”他那激昂慷慨的热情在我幼小的心灵上深深地播下了爱国主义的种子。那时，我是儿童团的积极分子，常受老师派遣到外祖母家住的朱潘村送情报。每次完成任务受到老师表扬，我心里都特别快活。

10岁那年家乡遭灾，实在过不下去了，父亲把我带到东北。临走那天，父亲领我到本家老爷爷林凤山村长家告别。老爷爷摸着我的头说：“过不下去，就跟你爹走吧。可是有一条，下关东别忘了咱是中国人。”这句话到现在还铿锵有力地响在我的耳边。路经蓬莱城的时候，父亲带我登上了蓬莱仙阁，对我说：“小子，别忘了这是咱们的老家。”父亲的声音含着泪水，我也差点掉下眼泪。我紧紧抓住母亲给做的半面袋干粮，挤在火轮最底层的大仓里，昏昏沉沉，不知走了几天几夜，到了大连港。一下船就见到日本鬼子端着白花花的刺刀搜查旅客。父亲扛着行李慢了几步，被鬼子打了一枪把子，骂了一声“八嘎！”，我不服，说了声“凭什么打人！”被父亲拽了过去。父亲小声对我说：“你不要命啦？二虎！这是鬼子的天下，中国人没理可讲。”我的心一震。从此，我和父亲便和东北同胞一起作了亡国奴。

到了临江县，上了小学。整天受的是奴化教育。日语是主课，语文叫“满语”。每天早礼向日本东京的天皇和天照大神遥拜。背诵“国民训”和“皇帝诏书”，背诵不下来就挨嘴巴子和教鞭。大人、孩子全都没有自由，谁说自己是中国人谁就是思想犯，抓起来就下煤洞当劳工。学校阴森森的活像一座大监狱。我受不了这种折磨，整天憋闷着。到临江一年多，还

是想家。想山东老家的八路军游击队儿童团，想教唱抗战歌曲的聂老师。经常在梦里回到山东给老师送信。有一天放学后，我信口哼了一段“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的“九一八”小调和流亡三部曲。同学们觉得很新鲜，问我唱的什么歌，我说，八路歌。又问什么叫八路，我得意地笑了。反问道：“你们知道你是哪国人吗？”同学说：“满洲人呗！”我立刻严肃起来，模仿聂老师的语气说，“同学们，记住，咱们是中国人！”这句话不知怎的被一个叫周麻子的老师听到了。他罚我半天跪，还要抓我思想犯。父亲吓坏了，化了不少钱求情，才平息了这场风波。记得法国作家雨果说过：“人不能没有面包而生活，也不能没有祖国而生活。”小朋友，你知道吗？做为中国人，却不能理直气壮地说声自己是中国人，那是何等的不幸啊！

那时中国人吃的是橡子面、穿的是更生布。谁要是吃了大米饭被警察发现就抓你经济犯。不是罚你当劳工就是叫你蹲大狱。在临江县城通往林区的大道上，我亲眼目睹日本兵押着上千的中国劳工。这些穷苦的中国百姓，吃不饱穿不暖干的却是开山修路的重活。上工的时候，拖着沉重的步子；下工的时候，更是有气无力。饥饿劳累使他们浮肿的脸苍白发亮。病倒了，累垮了，不等最后那口气咽下去便被日本鬼子拉出去喂狼狗。

东北三千万同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东北抗日联军在白山黑水之间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我到临江的第二年，就听日本鬼子大嚷大叫：“东边道讨伐大胜利！”吹洋号，贴标语，开会庆祝。有一天，人们传说县公署的门前挂着杨靖宇的人头。我跟我的同学都跑去看。我从人群中挤上前去，果然看见一只一面装有玻璃的木匣里有一个人头。鬼子兵说，他就是胡子头杨靖宇。什么胡子头？俺心里明白，他就是俺山东家

的聂老师那样的八路军游击队。我在心里愤愤地说，不敢吐出声来，又怕夺眶而出的眼泪被人看见，急跑回家哭了一场。后来我才知道杨靖宇是抗日联军的总司令，浴血奋战，受伤被俘，重刑拷打，死不投降。死后日本鬼子把他肚子剖开，发现胃里都是草根树皮，没有一粒粮食，对此，连日本人都惊呆了。

苦难的日子终于熬到了头。1945年九三胜利，日本军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我乐得蹦高，跑到大道上高呼：小鬼子垮台了！我是中国人！这声音带着帽儿山的回音飞荡在祖国边陲的山城，解除了我心中憋了好几年的恶气。小朋友，你能体会出回到祖国母亲怀抱的孩子的幸福吗？

“九一八”的历史是中国人民的苦难史，血泪史。目前，正面叙述这段历史的图书不算太少，但真正用个人的亲身感受多侧面地写给孩子的读物可以说极少。辽宁省散文学会，辽宁人民广播电台，辽宁少儿出版社为此向全国的老一辈征文，题为《血泪的回忆》，用心可谓良苦。据说来稿90余篇40余万字。鲁、关二位主编经过认真筛选择其生动具体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篇章编成此书，我觉得他们的想法作法都是极有远见的。因为公务繁冗，我只大致浏览一遍，然而作者的沉痛回忆却深深感染了我，对其中96岁高龄的卢广绩和91岁高龄的刘鸣九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不吝赐稿更是敬佩不已。他们是“九一八”事变的历史见证人，我向他们致敬。书稿中有30年代诞生的我的同代人。他们的童年是在军国主义的铁蹄下辗转度过的，可以说是黑色的童年。他们的生活就是亡国奴生活的真实写照。我希望老一代人都来回顾这段历史，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让爱国主义思想代代发扬。祝我们伟大的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繁荣昌盛！

1991年4月于沈阳

目 录

我是中国人(代序).....	林 声 (1)
请愿之梦.....	卢广绩 (1)
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	
——追忆“九一八”事变.....	刘鸣九 (5)
无法忘却的夜晚.....	李树桂 (16)
最后一份电报.....	马树棠 (20)
事变中的觉醒.....	李士廉 (24)
耻辱之夜.....	姜明文 (27)
在苦难的日子里.....	关士杰 (32)
哈尔滨之战.....	庞喜顺 (36)
小北边门城门上的人头.....	惠全安 (41)
英勇的抗日六路军	马洪禄 (48)
不能忘却的怀念.....	汪世和 (51)
“九一八”的沉雷	刘丹华 (57)
慌乱惊恐的城市.....	刘丹华 (61)

铁窗生活片断·····	刘丹华 (64)
丹心碧血荐轩辕·····	刘丹华 (70)
深夜炮声·····	王嘉琦 (74)
恐怖世界·····	王嘉琦 (79)
北镇见闻录·····	段清政 (83)
钟声18响·····	刘黑枷 (86)
狱婴·····	李 平 (92)
不幸的童年·····	李 绩 (100)

“国歌”无头案

——盖县青年抗日爱国的几个故事

·····	铁 汉 (104)
记忆犹新·····	霍世荣 (112)
驾起红叶小飞船·····	于 雷 (115)
恐怖的城门·····	于 雷 (122)
是人，还是鬼·····	于 雷 (125)
北山的变迁·····	于 雷 (128)
那一年，我七岁·····	陈 琦 (130)
“轰军”和“绿林好”·····	陈 琦 (137)
冷酷的冬季·····	郭 锋 (145)
难忘的伤痕·····	刘 燧 (149)
燃烧的河·····	刘 燧 (157)

中国兵，日本兵·····	鲁 野 (162)
儿皇帝，伪警察·····	鲁 野 (164)
中国学生，日本老师·····	鲁 野 (167)
邓铁梅 苗可秀·····	鲁 野 (172)
嫩江保卫战·····	李广震 (175)
死里逃生·····	隋忠林 (178)
鬼火，在眼前明灭·····	王大学 (182)
日本开拓团和开拓小学·····	杨 麦 (191)
残忍毒辣的并大屯·····	何长福 (197)
如此“日满亲善”·····	何长福 (202)
在“王道乐土”的幌子下·····	裴福轩 (207)
没有祖国的孩子·····	胡景芳 (211)
降生就当亡国奴·····	阎 青 (217)
在那悲惨的时候·····	吴会山 (222)
狼孩·····	康启昌 (227)
关东军的大刀·····	于金兰 (231)
挣扎在死亡线上·····	耿子恒 (234)
罢酒衷肠·····	赵 杰 (239)
后 记·····	(243)

请愿之梦

卢广绩

我生于1894年，现今已96岁。虽说年事已高，众多往事如过眼烟云，虚无飘渺，可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赴南京政府请愿之梦破灭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每每忆及，不胜唏嘘。

1931年9月18日之夜，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东北三省大好河山，顷刻间便拱手让给了侵略者。

当时我任沈阳市商会副会长。事变后，全市商店停业，市面混乱，为了维持秩序，我会同会长去日本领事馆交涉。往日与其往来，总领事总是亲自迎送，而此行却避而不见，副领事托词应付说：“军人行动，我们没办法。”交涉的第二天，沈阳市总商会也被日军占领了，而且查问：“国民外交协会负责人在哪里？”

外交协会是一个群众团体，发表《二〇宣言》中曾写道：“在帝国主义集团之中，对我国压迫蹂躏尤为特甚者，则为东邻日本……”该会所办刊物，多为揭露日本在东北各地的侵略罪行，反映民意等。我是该协会七人常务委员之一，值此局面已无法在沈阳居留，我便于9月21日清晨摆脱困境，去了北平。

没过几日，由东北逃到北平的人与日俱增，9月27日不期相聚奉天会馆，大家群情激愤，认为政府不抵抗，而东北同胞

不应缄默，一致要求成立抗日救国组织，立时推举我为大会主席。经过商议，成立了“九一八”事变后全国第一个抗日救国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

但是国民党政府仍旧一味依靠国联，毫无抗战准备，流亡北平的东北各界人士极度愤慨。11月初，寒风之中，五六百名集聚在奉天会馆的青年学生，热血沸腾，要求救国会督促政府出兵东北，收复失地。救国会于是决定组织请愿团，先去上海，后赴南京请愿，并由阎宝航、王化一、高崇民、冯庸和我，组成了指挥部。

11月5日，请愿团六百余人，沿途散发《请愿团宣言》，浩浩荡荡奔往北平车站，成千上万的民众夹道相送。可是，在国民党政府的指使下，铁路当局拒不挂车，张学良将军也奉命亲自赶来劝阻。请愿团慷慨陈辞，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也挺身而出，向大哥哭谏：“三军可夺帅，民心不可辱。今天，这些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抱定至死不回的决心南下，任何力量也休想阻挡。阻挠民众意志，会落得千古骂名！”张学良将军深为群众的爱国热情所打动，沉思片刻，一挥手，率卫队离去。

请愿团进入车站后，一列南下的客车行将发车，许多学生一拥而上卧轨拦车，声泪俱下地向乘客解释宣传。旅客明了缘由后，很受感动，不但自动让出列车，而且有些旅客还加入了请愿团的行列。这趟列车变成了请愿专列，在一片欢呼声中，开动南下。

11月7日，请愿团到达上海。上海各界爱国团体纷纷到车站迎接，而且妥为安排食宿，抗日救国的热忱把我们紧紧地连在一起。在他们的协助下，请愿团在上海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宣传。游行队伍进入英租界时，往日作威作福的印度巡捕，也没敢阻拦和干涉。在上海期间，我们几个负责人还分别去见

汪精卫和胡汉民，申诉我们请愿团的要求。汪精卫满口漂亮话，所答非所问，假惺惺地表示同情。胡汉民则戒备森严，把丢失东北的责任推到张学良将军身上。他们的嘴里都不得要领，于是我们按照原订计划转赴南京。

11月10日，请愿团赶赴到南京，驻扎在金陵大学。第二天，请愿团齐集国民党中央党部，王化一代表请愿团请愿，要求政府负起守土之责，出兵东北，收复失地。接见我们的中央委员吴铁城、张继则反复强词：“学生要好好念书，政府自有办法。”并敷衍说：“国联就要调查，要相信国联会主持正义。”

时近中午，请愿团得到蒋介石正在中央军校的消息，我们便立即决定往见面陈。于是大家顾不得吃午饭，急行了两三个小时赶至中央军校。大家又饿又累，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蒋介石才出来接见。

高崇民代表请愿团对蒋介石说：“东北父老兄弟对得起中央，当中央有困难时，帮助政府抵制了阎、冯，促成中央统一。现在东北有困难，政府应该出兵，以拯救东北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面对高崇民慷慨激昂的陈诉，蒋介石好半天没讲出话来。最后他只说：政府有办法，国联调查团即将到达中国，能够公正解决。不行的时候，政府一定有办法等等。

就在这时，天津请愿团也赶到这里。蒋介石对此局面十分不满，申斥天津请愿团说：“东北丢了，他们请愿还可以，你们天津来凑趣干什么？”天津请愿团激愤地反驳说：“东北是中国的领土，全中国人民都有责任，我们来请愿有什么不对？你们政府是管什么的？”这几句话把蒋介石促得哑口无言，神色顿变，气呼呼地转身走了。

就在这天夜里，警察闯进金陵大学，进行突然检查，硬说

我们这里有共产党撒传单。我们根本不清楚这件事，也未看到什么传单，当然他们也检查不出什么。但我们心里明白，他们到底是为什么来的。事后，我们严厉质问当地国民党党部和政府：“我们请愿何罪之有？竟拿我们当罪犯来对待。”

请愿结束后，代表团离开南京时，中央军校二三百名东北籍学生，有组织地赶到车站为我们送行。我们大家拥抱惜别，互道珍重，细品南京请愿之梦想，心中不禁隐隐作痛。

当我们过江时，在船上，在岸边，被送人和送行人热泪纷纷滚落。滔滔长江水，你可知我们亡省亡家之痛！

（聊卿 整理）

作者简况：

卢广绩，号迺康。1936年任甘肃省第四行政专员，东北军总部第四处少将处长并参加了西安事变。1956年任沈阳市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现为辽宁省政协副主席。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追忆“九一八”事变

刘鸣九

—

岁月如流，世事沧桑，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已经过去整整60年了。“九一八”事变揭开了中日战争的序幕，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60年中，国际国内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当今世界政治风云变幻多端，经济竞争日益剧烈的形势下，重温往事，正所以启迪后人，特别使青少年一代懂得，只有自强方能图存，落后必然挨打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本世纪初，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从帝俄手中夺取了非法权益，其后它不但极力巩固和扩大权益，而且视东北为禁脔，必欲得之而甘心。1927年，日本田中内阁召开东方会议，会后在向天皇呈交的奏折中，悍然提出：“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要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其后日本军部、特别是关东军少壮派军人，想方设法妄图吞并东北、当时正值东北军同北伐军作战失利，日本通过外交手段向张作霖提出要求解决各种悬案，由于遭到张的拒绝，趁张返回关外时，制造了皇姑屯事件。这一骇人听闻的炸车事件，不仅仅是要置张于死地，而且是为了在张死后制造混乱，藉以趁机出兵占领东北。但当时由于奉天军政当局配合张氏家属作了颇

为出色的保密工作，对张作霖的真实情况，日本各方虽多方探询，均未弄清真象。这时张学良正驻在河北省滦县指挥从关内撤回的三、四方面军团的部队。对于张作霖的被炸，张学良及其军团司令部高级幕僚，也只知道受了重伤，其后虽有少数人逐渐得知张作霖已去世，但亦未能证实，遂皆守口如瓶，部队官兵则毫不知情，所以并未影响军心士气。半月后，张学良因确知其父已故，并应奉天省议会代表各法团的邀请，遂改着士兵服装，混杂于兵车之中潜回沈阳，随后正式发出讣告，日方才大吃一惊。

张作霖被炸身亡后，张学良于危难之中继承乃父执掌东北政权。当时他是国难家仇集于一身，特别是“东北向何处去”这一严重、紧迫的问题摆在面前，张学良环顾国际国内大势，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权衡，为了维护国家统一，摆脱日本的欺凌压迫，毅然决定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合作。但是，这一决策不仅在东北内部受到顽固势力的竭力阻挠，更严重的是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拚命反对，多方进行威胁恫吓，有时还施以经济利诱。所有这些均未动摇张学良团结统一的决心，他冲破重重障碍，终于在1928年12月29日通电易帜，东北四省（包括热河）同时换旗，实现了国家的统一。

日本帝国主义阻挠东北易帜的阴谋虽未得逞，但对推行其既定国策，进一步实现侵占吞并东北的企图，更是愈演愈烈。1931年春，张学良去南京参加国民会议，回来后在北京患病住进协和医院。是年8月间，归他指挥的石友三部在京汉线发动叛变，张从关外调集重兵前往平息。在这前后，日本少壮派军人加紧了侵略东北的行动策划，一方面以曾任张作霖顾问的中国通本庄繁代替菱刈隆出任关东军司令，由关东军高参坂垣征四郎、作战主任石原莞尔及曾经任过张学良的军事顾问、由驻

天津特务机关长调任沈阳特务机关长的土肥原贤二等积极谋划行动方案：一方面在军事上也采取了进攻部署，做好了必要的准备。与此同时，日本还从各个方面肆意制造事端，为下一步侵略行动制造舆论。在东北易帜前后，为了打破日本通过“满铁”控制东北南部铁路和大连、旅顺出海口的不利局面，施工修建“打通、四洮、洮昂、吉海、奉海”等铁路和葫芦岛不冻港，张学良接管政权后，不顾日本的反对，加快建设步伐，很快筑成上述各路，实行联运，使东北物资迳由营口、秦皇岛和天津出口，从而打破了日本控制南满路和大连港的垄断地位。日本认为这是对满铁的平行线，使满铁的收入逐年大幅度下降，对此十分不满，连连提出交涉。“九一八”前不久，并亲任外相内田康哉以内阁重臣之尊调任满铁总裁，进行交涉，他既未见到张学良，也未见到他的交涉对手东北交通委员会委员长高纪毅故虚此一行。到了这年6、7月间，日本先是挑起了所谓“万宝山”事件，这实际上只不过是一起普通的用水纠纷。6月间吉林省长春附近一朝鲜农民引水灌种稻田侵占了中国农民的田地，引起反抗，本来通过调解完全可以妥善解决，日本却乘机大肆歪曲挑拨，扩大纠纷，日本警察开枪杀伤中国平民多人。这件事尚未平息，又发生了中村大尉事件。中村震太郎是日本参谋本部的一名间谍，竟持有考察农业的护照，带领几名助手，潜入大兴安岭地区刺探军情，被我兴安屯垦区驻余公府第三团发现捕获，经过搜查确认为日本间谍后予以秘密处决。事被日本关东军经过曲折关系侦悉后，遂激起轩然大波，一方面提出强烈抗议，同时煽起反华战争浪潮，在交涉中我方提出处置办法，但日本却抓住不放，极力纠缠。最后在“九一八”前夕又制造了柳条湖事件。这是日本军队在柳条湖制造的一起破坏铁路、挑起事端的阴谋，由于柳条湖地处沈阳北大营驻军